

文字緣

魯迅與毛澤東

● 林道行

毛愛魯迅作品風格

卅年代著名作家魯迅，與中共領袖毛澤東幾乎是同時代的人物，不過魯迅比毛澤東年長十多歲，當毛澤東初入「江湖」之際，魯迅已名滿天下，因而青年毛澤東對魯迅相當崇拜。殆至老毛服膺馬列，奔走「革命」嶄露頭角，對魯迅作品風格崇拜的熱情有增無減，陝北戎馬倥傯之際，仍不忘閱讀魯的著作，尤其在審洞之內，如無美人在膝，獨對孤燈必以魯迅著作為伴；故而魯迅的著作對毛澤東有很深的影響。不過，魯迅早死，兩人究竟有無見過面，人言人殊，也成了難以考證的歷史公案。

魯迅被中共捧為文藝思想的導師。早在中共羽毛未豐，偏處延安待機稱兵之際，即成立了「魯迅文藝學院」，訓練傳播馬列思想的宣傳幹部。

後來中共政權成立，又設立了魯迅紀念館，好像魯迅是中共「革命」的先鋒人物，

其實魯迅只是一位善寫潑辣文章的文人，既未研究過馬列，也不懂什麼共產主義，惟在生前和左翼作家接近，交過幾個左傾的朋友，由於他名氣太大，於是左翼便奉他為領袖。

然而魯迅這個人嫉惡如仇，也憤世嫉俗，最愛臧否世事，批評當權人物，加之文筆辛辣，一字一條鞭，一句一血痕，被勞苦大眾視為發抒痛苦和憤怒的代言人。中共利用魯迅的這一特質，作為號召群眾的藉口，以致有許多文人學生紛紛上當，跟著中共的調子起舞，為中共搖旗吶喊。換言之，早死的魯迅不過是中共統戰的工具而已。有人說，中共的所作所為，尤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倒行逆施，如果讓魯迅親眼見到，必會吹鬚子瞪眼睛，和中共卯上，那麼魯迅和中共的關係，將是另一個局面。

好在魯迅死得早，未及見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政權的真面目，而今被中共捧成偶像，魯迅地下有知，可能不會心甘情愿，但對

毛澤東盲目的崇拜，必會展顏一笑。

附庸風雅崇敬文人

衆所周知，中共頭子毛澤東附庸風雅，喜愛文藝，經常舞文弄墨，不過毛澤東的文藝作品，仍以填詞作詩作賦等古典式的活動較為人所熟知，對於現代小說、散文、詩歌，毛澤東幾乎一竅不通。

然而毛澤東喜歡和文人接觸，也崇敬文人，否則以梁漱溟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初對他的唐突和對抗，早該人頭落地，但梁漱溟卻以善終，只是從此不開口而已。根據中共出版物記載，毛澤東對近代的康有為、梁啟超十分欽佩。對和他同時代的蔡元培、陳獨秀、胡適、楊昌濟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欽佩。

但是毛澤東獨對魯迅卻有超乎尋常的崇拜，經常閱讀魯迅的作品，甚至廢寢忘食。平日更常摘錄魯迅的詩詞，還熟讀背誦，然而年齡長毛澤東十二歲的魯迅，和毛澤東有無見過面，卻成了難解的啞謎。

歷史公案已難考證

一九三三年冬天，當美國左傾記者艾嘉·史諾訪問毛澤東時，他十分遺憾地說：「五四期間在北京，弄新文化的人，我見過陳獨秀、胡適、李大釗、周作人，就是沒見過魯迅。」但是魯迅的胞弟、知堂老人，一度做過漢奸的周作人，由旁人代寫的回憶錄中卻說魯迅在一九一七年見過毛澤東。

魯、毛是否慳於一面？成了難以考證的一樁歷史公案。

魯迅之妻許廣平在「魯迅回憶錄」中寫道：「魯迅生前雖然沒有能夠和毛主席見面，但是他對毛主席的領導，是傾心擁護，誠懇接受的。」

魯迅的獨子周海嬰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：「我聽母親和熟悉魯迅生活的老同志告訴我，父親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……心中總是深深想念您……雖然他終於未能見您一面就去世了，然而我知道他的心是和您相通的。」

左翼作家茅盾「我所走過的路」所載，魯迅生前曾問茅盾：「朱德、毛澤東你認識嗎？我只知道南昌暴動有朱德，其他的很不了解。」當茅盾介紹了有關朱德與毛澤東的一些情況後，魯迅笑道：「過去只聽說毛澤東是搞農民運動的，想不到還是個學者，而且已有了家眷，不知他有多大歲數了？」

而在毛澤東僅存的「自傳」中，也說過

沒有見過魯迅的話。左翼老牌作家馮雪峯也證實兩人沒見過面。

拜訪魯迅親表敬意

可是在一九八二年，當魯迅、許廣平、毛澤東、茅盾、周作人、馮雪峯、沈尹默先後作古以後，上海出版的「書林」雜誌第一期卻刊出一篇令人吃驚的文章。標題是「周作人生前回憶實錄：毛澤東到八道灣會見魯迅」。作者署名沈鵬年。

據作者自述，他曾擔任過電影「魯迅傳」的資料組長兼顧問團秘書，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，曾五次上北京，對魯迅的生平事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，並在茅盾（沈雁冰）的支持下，多次訪問了周作人。周作人曾對沈鵬年說過這樣一段話：「現在真正了解魯迅的，是毛主席。對魯迅的思想和業績作了全面評價，並且評價得最為確當的，也是毛主席。有人說毛主席不認識魯迅，魯迅也不認識毛主席；甚至還有人認為他們之間從來沒有見過面……話雖然說得斬釘截鐵，不過並不符合事實。早在一九一七年，魯迅對『二十八畫生』很關心。後來，魯迅和毛主席是見過面的。」

沈鵬年說「二十八畫生」就是毛澤東。沈還說周作人特地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「子曰」叢刊第四輯上發表的文章「紅樓內外」談起，該文說：「在新青年雜誌上寫文章的都是教員，積極的採取攻勢，

猛厲無比。……《隨感錄》中有一件逸事，不知道哪一期上登有一文署名『二十八畫生』，這是後來非常有名的人物，姓名暫不便發表，只是三個字總算起來是二十八筆，所以他用了這別號，……」

周作人又對沈鵬年說：「因為署名別致，當時頗引起一些人的注意。魯迅對二十八畫生很關心，起因是看了他的文章。這二十八畫生乃是毛主席早年的筆名，因為毛澤東三個字（繁寫體）總算起來正好是二十八畫。」

據周作人對沈鵬年說：毛澤東「這篇文章的題目是《體育之研究》，發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三卷第二期上。」

接著周作人又對沈鵬年說：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以後有段時間，他和魯迅在北平南半截胡同紹興縣館共住時，幾乎每夜都要和魯迅長談。「閒談中，也就提到了這期『新青年』。魯迅說：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二十八畫生寫的文章，拿來看看。我便把這冊從上海得到的『新青年』交給了魯迅。……當時魯迅對這個二十八畫生很關切，問我是不是北大的學生？我不知道，便問錢玄同，玄同也不清楚，就去問仲甫。過了幾天，玄同來說：原來是楊昌濟的學生、湖南青年毛澤東君的筆名。據仲甫說：此人曾在長沙公開發表『二十八畫生徵友啟事』，主張青年志士為改造中國而團結起來。……魯迅聽了，面

現喜色，這大約是他在寂寞中感到了慰藉。

周作人還對沈鵬年說：二十八晝生到北京八道灣訪魯迅，錢玄同是知道的。因在解放後看到馮雪峯所寫「黨給魯迅的力量」一文中，指「魯迅沒和毛主席見過面，也不曾有過別的或直接的個人的接觸」。在此情形下，周作人自認不便置辭。但周作人說：「事實上，在一九一九年的十二月中旬，毛澤東率領湖南的驅逐張敬堯請願團到達北京：這時，毛澤東經李守常介紹，幾次到北京大學和我聯繫，希望和魯迅會見。後來魯迅要我請李守常轉告毛澤東，請他到八道灣來暗談。經李守常和毛澤東約定，已經是一九二〇年的四月初了。李守常要我告知魯迅：毛澤東準備在一九二〇年四月的七、八兩日內到八道灣來。四月七日下午，教育部本來有例會，魯迅上午在家等候，訪者未來，他匆匆吃了午飯，說是要去教育部「應一下卯」……，回來時，毛澤東已來，於是兩人意氣相投，一見如故地暢談了半天……。」

說完以後，周作人還特地拿出他從前的「日記」手稿本給沈鵬年看。翻到「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」這一天時，只見上面記載著：毛澤東君來訪。

沈鵬年再查「魯迅日記」，同一天記著：「七日晴，午後會議。」認為與周作人所說教育部有例會，魯迅匆匆吃了午飯去「應一下卯」的說法是相符的。於是他就去告訴

沈雁冰。

沈雁冰聽罷，沉吟了好一會，對沈鵬年說：「搞研究不能搞孤證，『孤證不立』嘛！既然毛主席和魯迅見過面，這是客觀存在，不可能只有周作人一個人知道。」

兩信為憑水落石出

當沈鵬年所寫「毛澤東到八道灣會見魯迅」一文在「書林」雜誌發表後，接著書林在同年三月十五日、十六日，連接讀者宋濤和鍾向東的兩封來信，兩信都證實毛澤東曾和魯迅見面，兩信都發表在書林雜誌第三期上。

宋濤在信中說，他是中共老黨員賀樹的學生，賀樹當年和妻子張瓊結婚，介紹人就是毛澤東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慧，賀樹的新房就借用毛澤東韶山沖故居，毛賀是好朋友。宋濤在信中不僅說毛澤東見過魯迅，還說不止一次。他在信中說，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，上海的文聯在辣斐爾大戲院舉行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。散會出場時，正好碰到也來參加大會的沈鵬年。他倆聽說賀樹生病，就一同去看望他。賀樹那時出院不久，躺在床上，當他倆臨走時，他隨手從枕頭底下抽出毛澤東的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」和「新民主主義論」兩本小冊子，要他倆交換閱讀，下星期再來聊聊。一個星期後，他倆又去看賀樹，並說：「毛澤東對魯迅作了極為崇高的評價。」

這時賀樹笑了笑，說：「你們知道嗎？他為甚麼要對魯迅作出這樣高度的評價？」宋濤和沈鵬年只是用眼睛望著他，沒作聲。

「今天我可以和你們簡單地談談這方面的情况。」他慢吞吞地說：「在五卅運動前後，毛澤東先後兩次去北京時，曾經三次會見了魯迅。」說到這兒，他計算了一下時間，又接著說：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八年秋天；第二次是在一九一九年農曆年初二，北京大學開遊藝大會，那天魯迅也來參加大會，我和毛澤東都見到了魯迅，毛澤東還請魯迅在休息時到圖書館去坐了一會；第三次是在一九二〇年暮春，毛澤東將要離開北京去上海前不久。」

這次談話半年以後，賀樹便因病情惡化，與世長辭。

宋濤信中並說：「周作人所說『毛澤東到八道灣會見魯迅』一事，其事乃是賀樹所談到的『一九二〇年暮春，毛澤東同志第三次會見魯迅』的那一次。」

鍾向東的信先說明他曾在共青团虹口區委工作，和張瓊常有接觸，據張瓊回憶，她的丈夫賀樹曾說毛澤東與魯迅見面不止一次，有一次賀樹也在場。

各說各話無從查證

但是沈鵬年的文章在「書林」發表後，立即有人駁斥，否定毛澤東曾到八道灣會見

魯迅一事。先是一九八二年「晉陽學刊」第四期刊載陳漱渝的文章，題目是「毛澤東到八道灣會見魯迅」辟謬」，對沈鵬年的說法逐條辨析並加否定。接著「上海師範學院學報」第四期刊出唐天然的文章，支持陳漱渝的看法。

後來沈鵬年又寫了一篇「再談毛澤東會見魯迅——記張瓊的兩次談話」，發表在「團結報」上，陳漱渝讀了也在「團結報」五八四號上撰文，再次否定毛澤東會見魯迅之說。

沈鵬年讀了陳漱渝的文章，又於一九八三年一月至二月間寫「三談毛澤東會見魯迅」，刊於「臨沂師專學報」第二期，文章涉及人物甚多，包括潘漢年、沈尹默及毛澤東本人，可惜都已不在人世，無從查證了。

然而就在沈鵬年、陳漱渝筆戰停火後，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的「報刊文摘」突又從「圖書館雜誌」第二期中摘出文章，題目為「憶趙丹談毛魯會見」，為上海電影製片廠編劇孫雄飛所寫，原文如下：「一九七九年冬的一天，我陪趙丹從徐家匯文化館步行回上影廠，他興致頗高，步子穩健。路上談到電影『魯迅傳』，趙便把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毛澤東接見時的談話告訴了我。

毛澤東問趙有沒有見過魯迅？趙激動中脫口而出，說了：『沒有見過。』毛澤東說：『沒有見過也不要緊，只要多讀魯迅的著作，讀得有深度。又說，影片拍成後先讓他看

一看。趙記得當毛澤東說到這裏時，對魯迅很有感情，又說：我見過魯迅，所以對你演魯迅演得像不像，我有發言權。趙問毛澤東在甚麼地方見到魯迅的？毛澤東說他是在北大見過，以後又去魯迅家登門拜訪。趙說：毛澤東見到魯迅時，魯迅在教育部工作，負責管理圖書館的事務，去過北大圖書館。當他知道毛澤東每月工資只有八元錢時，曾提出願意介紹他到其他圖書館工作，工資有幾十元，這樣生活境況可以改善一些。毛澤東表示他志不在此，便婉言謝絕了。」

毛魯生前有無見過面，由於人言人殊，考證不易，似乎也無考證的必要。

喜讀魯著奉為圭臬

不過，毛澤東喜讀魯迅的書，倒是中共許多老幹部知道的。毛澤東逃脫被剿剛到延安時，在陝西第四中學的小圖書館裡找到幾本魯迅的單行本著作，他一口氣就看完了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毛澤東在給艾思奇的信中曾表示擁有「魯迅全集」，於是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替他發了一套黑漆皮燙金書脊的精裝本，共二十冊，從此成了長期伴隨，經常置諸床前案頭。甚而在遭國軍追擊逃亡時，他丟了許多東西，卻要士兵分開替他攜著這套書。擴大叛亂時，他在河北保定的西柏坡發號司令，這套書就到了西柏坡，後來還帶到了中南海。

有一天，毛澤東在書房內一面翻閱，一

面感性對身邊的人說：「這套書保存下來不容易啊！當時打仗，說轉移就轉移，有時在轉移路上還要和敵人交火。這些書都是分給戰士們背著，他們又要行軍，又要打仗。書能保存到今天，我首先要感謝那些曾為我背書的同志們！」

天安門廣場上的二十八發禮炮響過之後—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毛澤東將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聯莫斯科訪問，在臨行之前，他還特意挑選了幾本魯迅的書帶走。到了莫斯科，毛澤東特別忙，但還是用零星時間讀魯迅的書。

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，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了帶注釋的十卷本「魯迅全集」並發行了單行本。毛澤東非常珍愛這套新版的魯迅著作，把它們放在床邊，經常在晚上或其他零碎時間來讀。每讀一次，就畫一個圈。在有些書的封面和正文四周，都寫滿了批注，劃著許多圈、線，甚至在顏色上也有區別。

魯迅去世的那年，遺體曾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；一九五六年，遷葬於上海虹口公園。毛澤東親自在墓地題寫了墓名：魯迅先生之墓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，毛澤東去世時，他的床邊仍放著那套大字線裝的「魯迅全集」，有的翻開著，有的折著角，有的畫著圈，有的劃著線，有的則夾著紙條……

毛澤東似乎特別喜歡魯迅的雜文，尤其

是後期的，一九五七年三月，他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」一文中說：「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，並沒有片面性，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。」

毛澤東也喜歡魯迅的小說，尤其是《阿Q正傳》，他在《論十大關係》一文中說：「《阿Q正傳》是一篇好小說，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，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。」他在其他文章，甚至在作報告，或與別人講話閒聊中，也常常提到《阿Q正傳》。還提倡寫文件要像《阿Q正傳》那樣通俗化、口語化。

魯迅是五四以後寫古典近體詩的名家之一，毛澤東也是這方面的行家，所以特別喜歡魯迅的舊詩，他晚間練書法，常書寫的詩句都是魯迅的作品。

有一次，他在書寫魯迅詩句時，曾對人說：「書寫魯迅的詩句，既可以進一步理解

詩的內容，又可以進一步了解魯迅。」

因為如此，平時如有友人請他題字、題詞時，毛某就常手錄魯迅的詩句來贈送。其中，寫得最多的，要數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這一聯了。

一九五八年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。會議期間，著名粵劇演員紅線女也隨團應邀為全會演出。演出結束後，毛澤東等登台接見，紅線女便對毛澤東說：「毛主席，寫幾個字給我，我希望。」

「好吧。」毛澤東高興地答應了。

當晚，他就書寫了魯迅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那聯詩句，叫工作人員第二天轉交給了紅線女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，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日本人黑田壽男、三島一詩，曾書寫了魯迅寫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的一首七絕：「萬家墨面沒高萊，敢有歌吟動地哀。心

事浩茫連廣宇，於無聲處聽驚雷。」當他把手錄的魯迅詩作交給日本朋友時，還特意說明：「這一首詩是魯迅在中國黎明前黑暗的年代裏寫的。」

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，還特意讓郭沫若給翻譯了一下。

毛澤東晚年時，眼睛曾患白內障，有一次，有位眼科大夫來給他治眼病。

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毛澤東隨便地問。

「唐由之。」

「噢。」毛澤東點點頭，隨即便背誦了魯迅的一首：

「豈有豪情似舊時，花開花落兩由之。何期淚灑江南雨，又為斯民哭健兒。」

這是魯迅的《悼楊銓》，其中的「由之」二字，正是眼科大夫的名字。對於這首詩，毛澤東至少圈劃過三次。

可見毛澤東對魯迅舊詩熟悉的程度了。

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